

图您啥

□莫失莫忘

工作后攒下第一个10万的时候，愉快地给了我妈。

然后，过了不久，我妈买了一张价格2.8888万元的床。听说躺在上面能活到想活的岁数。

然后我妈又听说了某某理财年利率有15%，跟着老姐妹激动地投了5万元，现在正在打官司中。我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，总之……估计我妈是没什么追回钱款的机会了。

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：以后按月打钱给父母大人，算精确了，他们够花就好。

其余钱一分都不会再给了。生病另算。

其实，像我父母一样上当的老人很多时候都还想明白一个道理：您说您60多岁的人，您是长得特别美呢，还是您是民间高人有绝技能摄魂？要不哪来那么多人，天天拿您当宝贝供奉着？图您年纪大，图您不洗澡？不还是看着您兜里那点钱！

但是这些我能点破吗？难道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反过来教他们做人吗？反正我不能。

那么，要说我不孝顺就不孝顺吧。我赚钱是靠拼搏，不是靠印，更没人送。

说不出的告别

□桐花顺

父亲的短信：“抽空，回家住住吧。”吓我一跳，赶紧回电话，接通，父亲就一句：“没空，就算了。”

父亲独居二层楼带小院，很宜居。我打求学成家很少回家住，我认枕头，挪了窝睡不着，父亲知我习性，从不勉强我。

父亲的要求就是命令，麻溜滚回家。进胡同的路有点堵，邻家门口大车小车进进出出，热热闹闹。

父亲说，邻居家忙装修，贴壁纸，据说要拆迁了，贴上壁纸算中档装修，补偿多。

“咱也贴？”从众是正常心态，只要父亲说个“嗯”，我保证装修的队伍马上就到。

父亲摆手：“不，早晚要拆，贴什么都是浪费，就是想让你多回来住住。”

这一宿，我没走。妻和儿也来了。儿子撒欢，楼上楼下折腾到挺晚。

我依然睡不着，父亲也睡不着，我和父亲在客厅说话，爷俩一直说到凌晨三点多，第一次。

宅基是祖上传下来的，父亲的祖父是外乡人，会画影壁，流落到此，一金姓人家无儿，招为婿，落户。解放后，父亲的父亲把老宅翻建成砖和土的房，父亲20世纪80年代翻成砖瓦的，2000年父亲又翻盖成小楼。

父亲的俩弟弟一个考学一个当兵，都留在外省。祖父不让父亲外走，父亲作为长子长孙，留守基业。父亲有点文化，却错过了好多次当工人的机会，后来在邮局当临时工，单位给了保险，退了休，工资不高，父亲知足。他从未走出这个院，也没想过搬。我给父亲多年前买的商品房，早装修好，父亲一直没住过，他当时同意买也是想留给我儿子娶媳妇，他始终没寻思过会拆迁。

拆迁先是从马路对面开始的。敏感的邻居就拉开了装修的大幕，不断地往里运东西。父亲却往外运，陈年的木柴送人，自行车、旧书、煤球炉卖了破烂。坛坛罐罐——他心目中的古董，放我地下室。“笨鸟先飞早入林”，凡事父亲一辈子都愿意早下手，亲力亲为，都安排得妥妥的。

可同墙宽的十字绣，搬不进单元房，只能卖。父亲绣了两年，装裱花了1000多。我家亲戚们在朋友圈出售，300卖掉。父亲说，乐意要的，不给钱也行。不好带走，父亲找了个亲戚的货车送人家里，帮着用电锤打眼安好，忙乎了一天。

十一月底，拆迁的“明白纸”到手，父亲的家，只剩必要的衣服和被褥。

对评估没有异议，父亲尊重我的意思，选择货币补偿。排队领号他第一个，签字时不是第一，因为据说第一得讲话、接受采访，可是，关于拆迁，父亲说他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。历经73年的家门，闭着眼都走不错的地方，他从未离开过，他说不出告别的话。

一切手续办妥后就不能随便进入胡同了，有看门的，必要情况只能凭身份证件进入。

那天早晨，是父亲最后一次回胡同，我陪着他。他说买大门的那个人要来拆门，只给了人家一把钥匙。父亲从我和妻手里把钥匙收走，六把大门钥匙凑齐，要给人家送过去。买门的还没到，父亲楼上楼下转了一圈，家家户户都垃圾遍地，父亲的院落干干净净。父亲轻轻把大门锁上，从门缝把钥匙塞进门里，恭恭敬敬在大门口磕了一个头。



养老防儿

□海风

伯父工作时的单位不错，他又是有编制的正式工，退休时手头还有一些积蓄。他原来每个月拿七八千元，现在每个月退休金也不少。伯母过日子仔细，伯父的工资除了必要的日常开销，剩余的都存进了银行。

父母退休后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养老，减轻了儿女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，对儿女来说原本是件好事，谁知道两个堂哥就盯上了这笔钱。

伯母去世后，伯父原来在老家住三间小屋，离大儿子家近，趁他不注意，大堂嫂偷走了他存放折的小箱子。

伯父一生气，跑到城里找二儿子。小堂哥夫妻俩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听说这事，就给他出主意：你身份证带了没有？存折密码还记得吗？去银行挂失。伯父一想还真是的，就这样找回了一部分积蓄。

大堂哥夫妻俩发现手里的存折上没钱后，跑到城里找伯父闹，找弟弟闹。两个儿子、两个儿媳当场打了起来，都惊动了110，闹到了派出所，气得伯父差点犯心脏病，把包括我们在内的几家近亲都喊了过去。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们面面相觑，能说什么呢？只好和稀泥。

都说老了有钱是福，伯父有钱却是祸。偏偏伯父生性闲不住，在小堂哥家里住着住着，又找了份看大门的工作打发时间。没多久，伯父找了个老伴，老伴还有房，两个人登记领证后，伯父就从小儿子家搬了出来，住到了老伴家里。可是老两口也有闹别扭的时候，老伴要性子，伯父就往小儿子家跑。

除了小儿子家，伯父也没有地方去。

天长日久，这也不是办法呀！住的时间长了，小儿媳妇也有意见。为了不影响小儿子两口子的感情，伯父琢磨着在附近买套房子。市区的房子太贵了，他就往郊区转悠。最后，伯父在市郊一座小镇上看中了一个中套。

过户写名字的时候，伯父犯了难，他都快被两个儿子气死了，大儿子的名字不能写，小儿子的名字也不能写，自己的名字也不能写，都快70岁的人了，还能活几年呢！

老人想来想去，不动产证上写了小儿子家小孙女的名字。

这下又捅了马蜂窝，大堂哥在老家听到消息，又跑来城里闹了一场。两口子质问伯父：“买房子为什么写孙女的名字？怎么不写孙子的名字？”

大堂哥家养的是男孩，也是伯父唯一的孙子。

伯父避难避到了我父母家，他气呼呼地和我父母说：“我养两个儿子没得用，都是来讨债的，成天让我生气。”其实他写孙女的名字是有充分理由的，大堂哥当年盖楼房的时候，伯父给了他10万元。而后来小堂哥在城里买房办了按揭贷款，伯父当时因为某些缘故没有帮衬。小堂嫂因为这事，还和小堂哥吵了架。按房子涨价的幅度算算，现在这套房子写孙女的名字，不算过分，伯父就是希望解开小儿子夫妻俩这个结。

伯父对着我父母老泪纵横：“我才70岁不到，还能自己出去挣点钱，又找了老伴搭伙过日子，不拖累儿子。我想一碗水端平，他们年轻力壮，怎么成天算计着掏空我？养了两个儿子，又有什么意思？”

开店

□马海霞

那年我从单位辞职，在工业园附近开了一家服装店。大家都劝我：从未卖过衣服，毫无做生意的经验，开店风险很大，再说工业园区的小女孩虽多，但县城就有服装批发市场，零售店肯定受到影响。

但我拿定了主意，九头牛也拉不回，那年冬天，我的服装店开业了。

大嫂曾做过服装生意，她听天气预报说过几天有大雪，让我多进一些棉衣，一下雪天气肯定冷，买棉衣的人便多了。

我提前进了几十件棉衣，没想到下雪那天被一抢而光，连我身上穿的那件都卖出去了，我打算第二天再去进货。翌日一早我起床后发现，外面积雪没过脚踝了，这场雪夜里也没停止造势。我想再去一趟服装市场，母亲不同意，说雪下了一天一夜，现在还没停的意思，路面夜里已经结冰，上面又盖了一层雪，路况复杂，出门非常危险。但我还是打算趁早去批发市场。工业园的厂子最近加班加点赶任务，职工们没时间再去逛服装市场，再说就这鬼天气，没有急事很少有人外出，是绝佳的商机。

那天早上四点多，我就推着自行车出发了，手电筒的亮光微弱，根本看不清路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滑倒了四五次才到批发市场。等批上衣服返程时，雪没有一点化的迹象，反而比早上更滑了。我自行车把上挂了两大兜棉衣，后面车座上还擦着三大兜，因自行车多次滑倒，装衣服的方便兜被撕开了，棉衣散落了出来。那时我真想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大哭一场。

那个年代出租车很少，我等了很久也未等到一辆，只好将散落的棉衣抱起来走一段路，再返回去推车，就这样货、车挪着走，挪到店里时已近中午，累得连鼻尖都冒汗了。

刚开门，赶上职工午休，棉衣还没整理，就进来很多人选购，忙得我下午四点还没吃午饭。晚上有顾客来买衣服，找零钱时我发现钱包不翼而飞了。我关了店门，把店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。估计是忙着卖衣服，柜台抽屉忘了锁，一共4000多元，让贼一锅端了。

大雪没有难倒我，但这下我被压垮了。要知道那时我的店面一年租金才2000多元，4000多元对我而言是个大数目。

我打电话报了警，但没有监控的年代，店里往来人员复杂，警察也无从下手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母亲和哥嫂冒雪赶到了店里，见我在哭，我哥安慰道：“破财免灾，幸亏你抽屉忘了锁，不然遇到命盗，见你生意好，趁你回家时悄悄跟踪你抢劫，你就更危险了。”

母亲也说，没想到大雪天的，你一人驮回来这么多棉衣，只要能吃苦，肯定就能赚到钱。钱丢了是小事，人平安就好。再说，一天卖出4000多元的货，说明你是做服装生意的料，也证明你选的地段没错，而且生意好到让贼惦记，该庆贺一下。

那天，我哥请客，我们一家人去饭店吃了一顿火锅。丢钱还得此待遇，我心情舒坦多了。第二天，让钱包从“零”开始，带着信心，带着家人的温暖，再次出发，我发誓要把服装店经营得红红火火。

那场大雪过后，我和小店一起“长大”了。